

歪竹子长正笋子

□胡华强

歪竹子长正笋子，这没有什么稀奇。因为所有的竹子长高以后，由于自身的重压，或多或少都会弯腰，而初长的竹笋由于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加上竹林的庇护，又没有自己身躯的重压，大多会直直向上生长。只不过竹子都是笋子长大的，笋子终将会长成竹子；今天的正笋子，就是明天的歪竹子。把这种关系移植到生活中来，便可以见出一番人生的感叹。

只不过，四川方言里的这个俗语，并不是在感叹生命轮回的宿命，而是只把重点放在那“歪”字与“正”字的一次性比较上，用于感叹两代人之间的“良性突变”。

有一农家，男人嗜酒好赌，女人也不会持家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生一男孩，七岁发蒙，背起一个破书包在村小学读书。夫妻二人

从来不管孩子读书的事，其实就是想管也不会管，因为他们自己都大字不识一箩筐。奇怪的是，那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成绩就非常出色，并且从小学到初中，从初中到高中，成绩竟然都名列前茅，最后以全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——这在我们老人们口中的说法是“一根笋儿就读上去了”。这事曾在全县引起轰动。大家议论起来，最后总少不了那一句感叹——格老子，歪竹子长正笋子！

感叹中，有几分嫉妒，有几分赞赏，还有几分无奈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家的祖坟风水如何，我所知道的是那男人却从未亏过儿子的生活，那女人给了孩子全部的母爱。有这些已经足够了，孩子长成了一根“正笋子”，其实是顺理成章

的事情。人们只把眼睛盯在歪竹子的“歪”上，而这两根歪竹子与别的歪竹子还有不同的地方，这是人们很难看到的。

曾有一位同事，业务素质很不错，却嗜赌如命，而老婆又是河东狮。这位同事曾因在外欠账被老婆暴打，还为了躲避老婆的搜查在鞋壳里藏钱。他常常被很多无聊的同事拿来取笑。那一年，他的女儿高中毕业，考上了一所好大学。别的同事不管是出于何种心理，都在赞叹他女儿的出息，有嘴碎的竟直接问他：“你一天都在麻将桌上，你女儿是怎么读出来的啊？”本来想借机取笑他一番，谁知他将头一扬，朗声回道：“我是歪竹子长正笋子，瓜子？”这一回答堵住了别人的嘴巴，也成为了单位上流传多年的谈资。

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包搞子

□陈世渝

重庆言子包搞子，逗是包搞着、包赢钱、包倒汤圆不散的意思。

王崽儿打麻将，经常是输的少，赢的多，大家说他是抓钱手，包搞子。茶馆头的人都有点虚他，不想跟他打。但勒娃耿直、大方、人缘好，一天到黑笑嘻嘻的。看倒兄弟伙，烟一根接一根地莽起撒；对待女性朋友，把美女些“豁”得团团转。麻友们开玩笑说他重色轻友，钱都遭勤些女人“编”了。王崽儿呢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嘿门欢喜地笑扯扯说：“嗨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打牌又赢回来嘛，我反正是‘包搞子’噻。”

胖子妈两口子开了家面馆，份量足，味道好，上班上学的大人娃儿都爱去吃一碗。每天，尤其是早晨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顾客打拥堂，请了三个丘二都还忙天火地搞不赢。虽是小本生意，但细刷刷

“铲”人，也嘿有搞头。二三十年了，虽然起早摸黑嘿门老火辛苦，但两口子乐呵呵的，虽苦犹甜。房子买了两套，存款有一大笔，说起来找来的渣渣钱，但是包搞子嘞。

去年夏天，水果娃到外地去拉了一大卡车西瓜回来，心想趁天热嘿实赚大钱。哪晓得第二天逗开始落雨，而且一落逗是好几天。天气凉快了，哪个鬼大爷还来买西瓜嘛。水果娃着急昏了，说要是大大阳天的话，把勤些西瓜卖了，肯定包搞子。但老天爷不帮忙，结果亏到唐家沱，水果娃气惨了！

而那些“老虎”“苍蝇”，利用职务便利和手中权力收受受贿，贪污侵吞公款，他们想包搞子，结果天网恢恢，最终一个个都“进”去了。

因此，不义之财莫想，要走正道。只有靠各人辛勤劳动一分一厘找来的钱，那才是既光荣又包搞子哟。

饭不刨干净 长大变麻子

□张文海

四川有句谚语：“饭不刨干净、长大变麻子”。

麻子是什么？娃娃们不懂，大人便拿出一面镜子，照娃娃的脸给自己看。呀，鼻上、嘴上、脸上，到处沾满饭粒，真是丑八怪！大人说，这就是麻子，看你吃饭泼天洒地，桌上、碗边到处沾有饭粒，饭粒爬在你脸上，这里钉一颗，那里鼓一粒，长进眼皮就成麻子了。娃娃害怕，从此吃饭便不再留下一颗饭粒。如此形象地把浪费粮食与丑陋勾连，你说娃娃们怕不怕？

农村家家养鸡，其实鸡

除了能生蛋吃肉，还能啄食厨房里的剩饭和地里的粮食。因为饭桌下，难免会掉下一些饭粒，如果不养鸡，这些饭粒就会被糟蹋。收割后，晒坝田间，也会漏掉一些粮食，养了鸡，这些“漏网之米”就会被鸡吃得干干净净。如果哪家不养鸡，反而会被人笑话为“不会过日子”。

农村也家家养猪，猪粪肥田，杀猪吃肉。农村养猪，还可以解决灶房漏水问题和碾米米糠问题。都知道，灶房刷锅洗碗必有饭粒、油水混迹溜水中，通过养猪，就可让这些实现再

利用。

收割时节，农村儿童捡谷子、麦子，大人槌谷把，是农田中的一道风景线。因为收割时，田中必有漏掉的谷穗、麦穗。这时，村童个个手提竹筐，头戴草帽，跟在打谷打麦拌桶后面捡，一个季节下来，有时可捡一箩筐谷子、麦子。槌谷把是大人做的事，打谷时，一些未熟透的谷子，很难一下打干净，槌谷把，则是把那些打过的谷把解开，摊在簸箕中，用棒槌打谷把头，那些未熟透的谷子，晾晒后，经第二次槌打，就乖乖地落下来，颗粒归仓。

“飞飞”与“飘飘”

□竺培强

看标题，外地人看不明白，对此方言，川渝人可能也不见得搞得醒豁。

先说“飞飞”。那天路过某小区，见几个驾驶员在扯皮，保安在调解。原来，本来就不宽敞的通道遭一辆小车占道，致使想出来的车出不来，几个驾驶员气得找保安解决。过后占道司机扑爬跟斗跑来，当然该遭理抹。

“你停一哈哈（一会儿）可以，但是要留个电话号码噻，别个好通知你辗（移）车。”“我留了个飞飞在挡风玻璃上的。”“哪来的飞飞？哪个看见了的？”

这里说的“飞飞”即纸条，又称“纸飞飞”。

四五十年前，好多娃儿都怕这玩意儿。那时没有电话手机微

信之类，哪个在学校不听话，通知家长的重要途径就是带纸条，“你娃要遭，老师的纸飞飞都带给你妈老汉了。”有次同学会，张三对李四道：“全靠那阵你给我写的那个飞飞，别个硬是买了账的！”这纸飞飞相当于开路条、介绍信。

那“飞飞”与“飘飘”又有啥子联系？

那天，王二娃他妈午饭后想几下把碗筷收拾了好去打麻将，问二娃“外头在下雨没得？”二娃跑到阳台去看，说“在下飞飞”。旁边热水器在响，他妈没听清楚又问，二娃跑过来说“在下飘飘”！这两个词都是针对“毛毛雨”而言，方言简略，干脆把后面那个“雨”省掉，意思不变，连小崽儿都晓得运用。

没得三哈两哈 不敢穿鸭儿子褂褂

□王斌

1990年代，小镇上的罗老五跟到马老三学做生意。两人到洪雅县罗坝镇拉了一车洪雅蜜桔回来卖。装蜜桔的车子摆在十字街，才一个上午，一车蜜桔就卖完了。中午在馆子里头吃完饭一扎账，一车蜜桔刨干打净，净赚90多块钱。罗老五打心底里佩服马老三，说：“马哥，二天我就跟你找大钱了。”马老三说：“卖这点蜜桔算啥子，没得三哈两哈，不敢穿鸭儿子褂褂。”

鸭儿子褂褂就是羽绒背心。1990年代初，雅安市大兴镇和草坝镇兴起了一股打羽绒服的风潮，并迅速蔓延开。一时间，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打羽绒服。出门打羽绒服，一般是

一个老板带两三个打衣服的打工，加上一个负责裁剪衣服的裁工，一共四五个人，把羽绒布料和羽绒装上车，就可以出发了

早在七八月时，草坝镇、大兴镇，还有其他乡镇的人就已出发到全国各地去写（租）打羽绒服的铺子了。他们的足迹可谓是遍及祖国大江南北。无论是南边的广州，东北的齐齐哈尔，西藏的林芝，还是河南的灵宝，都有他们开的羽绒服铺子。

每年九月下旬，这些人都相继出门打羽绒服，直到春节前，才会从各地返家。这时，留在乡镇上的大多是一些老人和小孩。因为打羽绒服的缘故，那些年，在雅安草坝和大兴这些地

方，人们连见面打的招呼也变了。八九月时，人们见面往往问的是：“你家今年的铺子写在哪儿？”而到了春节前的那个月，在外开羽绒服铺子的人都赶着给家里寄钱。少的寄一两万，多的寄三四万。人们见面打招呼又变成了“你家今年寄了几万块钱？”

打羽绒服还带动了一系列的相关产业。乡镇上出现了一家又一家羽绒服加工厂、卖羽绒服的布料店，连裁剪培训也跟着红火起来。

在那些年的雅安乡镇上，一个人要表明自己有本事，就会说，没得三哈两哈，不敢穿鸭儿子褂褂。意思就是，没有真本事，就不敢出门打羽绒服挣钱。

“胎”字别解

□何民

有朋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有上海的，有贵州的，有陕西的，也有省内的，一起约起在河边茶园茶叙。

陕西的张君厚道，翻山越岭带了一大箱苹果给大家分享。成都的王君拣了一个最大的放在手上说，好大的苹果，我“胎”了一下，怕有半斤多哦。

外省的朋友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王君的“胎”为何物。我赶忙解释说，王君说的“胎”就是掂一下重量。

王君说，“胎”在我们四川方言中并不止掂一下重量这个意思，还有好多种解释，比如“胎不梭”，说的是这个任务完不成，承担不起，接受不了。比如上个月

作协要杨君写一个微电影，他就惊叫唤说“胎不梭”。

众人大笑。

成都的杨君反驳，你娃就晓得吃安胎，恼火的活路就叫我干。上海的马君问，“安胎”又怎么讲呢？我解释说，“安胎”就是比较轻松的活儿，吃“安胎”就是干挣钱不吃力的活儿，拣了便宜的意思。

杨君说，“胎”的解释还多哦，比如“胎神”“胎包袱”“胎到”等。外省朋友一下来了兴趣，催着杨君解释。

杨君说，“胎神”是骂人的话，神经病的意思。“胎包袱”是受贿的意思，就是得别人钱财的好处。“胎到”是惹事上身的意，虽然不情愿，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意思。